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淵穎集卷十一

元 吴萊 撰

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

鄉予嘗見永康先生胡公錢唐寓舍每歎古今道術之異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尤得其父兄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舍之或不同者葢自近世周郃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謂其學之所出者遠有端緒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實

本於壽崖佛者之徒先生至為論辨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程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能以並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矣當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溪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為階梯而特以一超頓悟為究竟今則至謂朱為支離陸為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為學自謂為陸實即

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堯舜以来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道而悉謂之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一再見焉而不得親叩其詳也雖然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横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為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或欲援儒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儒卒無益也然亦用是而日雜矣流及後世秦謂方士儒漢謂治黄老者儒晉王弼

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同道不同則不足以為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桀戎暴入中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而今乃欲一混而大同之不幾於蕩然而無辨矣哉必也天下人心之義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内外雖欲一混而大同之亦可也此其道術之所在苟或不契於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名夫後世之嘵辨讙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為已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

而妄測者也夫自江左始平上即遣使重選南士之賢者士之一時幸脫兵燹擾攘城郭墟莽之後當天下大定懷才抱藝不肯一出而少試焉是亦終於潔身亂倫而已矣先生蓋自宋季為渝缺人因得陪四川大幕府末議號稱南中八士及宋內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遂名見意謂先生且大用復出而教授廣陵凡歷數任僅爾没没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嚴恭寅畏其敎民也必曰孝弟忠信此其道術之正

仕處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苟然之故而遂已者哉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面膚黒而多黚唇齶掀而不閉黚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旦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及予自燕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驤生建安虞光祖

及金谿傳斯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之觀人者自夫出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爾等得無頗有怨尤者乎傳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為學術之弊意者其幸發金谿之故櫝而少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隧藁而且繼之以涕泣不能自已嗚呼臨

長川而後歎逝者尚可得耶尚可得耶

范氏莛篿卜法序

莛篿卜法者本楚越閒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莛篿之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横揲之以三而數用其仂然後一時之吉凶從違休咎福禍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機者

乎葢昔越相范蠡曾與大夫文種事濮上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蠡種實為楚人而往仕越悉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筮鈐決之奥治國臨政謀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欲越以霸強何蠡種之能有以盡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太一六壬玄女遁甲風鳥雲氣之道越王勾踐宦吳吳將赦越蠡占則曰王聞喜時日加戊時加卯功曹為螣蛇青龍在勝先是謂時尅其日用又助之事不利

而有傷已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勾踐歸國越既治吳而蠡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蠡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後入天一前翳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止者言則死視則狂已而蠡去勿復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而史記特推蠡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勾踐之還臨明堂悉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脫有不合則指為事犯玉門初未審所謂玉門者果何術也吳越春秋蓋輯於東漢趙曄或時漢季頗以天文讖緯九宮

八卦占候之書為内學而曄自以其説勸入之歟不然史記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者蠡種毋乃酷似之歟是故世之學為天目計神孤單閉杜奄迫闔格制客主别勝負之術者每託於蠡而行之莛篿之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陰陰至而陽陽節剛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重固又且游觀乎天地四時嬴縮進退以為常是豈但古之善用兵者為然哉雖一恒人之欲卜其動作云為亦不過此而已夫然故微而思慮之所形著而言行

之所發至於天地之靈變鬼神之幽賾而吉凶悔吝之来若有應焉誠有不容揜其偽者雖微端龜正筴旋式布碁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知而預定矣又况達賢君子出入起居浩乎與天同運發號施令肖乎與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莛篿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雖然越王勾踐之陰謀譎術茍他無所徵纖毫瑣末類出於陰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霸必也五穀蓄金銀實府

庫滿兵甲利然後用是以定王心之疑動越民之所欲報讐而威敵者則庶幾焉是故令一恒人之所卜雖以民俗閭小事亦必天地之氣應與人事相參乃可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為枯骨蓍為朽幹猶不必泥况莛篿之細者哉予具録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矣

唐律删要序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贖難省故頗删其要且務觀乎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夫古

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歴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葢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僇儒生猜鷙強暴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

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當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錙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溪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紀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孟子蓋曰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非自棄歟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狙詐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是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為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之供調不聞不

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盛者雖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諉為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而漢以寬仁擴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為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為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

粉飾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恒刑期無刑之本意至於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民命傷蹶國脉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為

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效將萬一乎先
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
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
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尚德化者何嘗
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
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為後世之龜鑑矣

儉解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

民以上惟聽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

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蓄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羸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隷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

若晝夜馳驅民人困戹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以修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廵游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蠧國海内空虚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邉境無矢鏃之警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

講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産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羡絲分析縷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氈罽青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産小民嗸嗸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

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杼柚其空日困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敎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葢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横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

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徙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徙於知禁者盡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傜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怪之閭丘生曰臣聞大王來遊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令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廪空虛賜臣無傜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

嗚呼自髙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絀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横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

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抒已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絶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

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母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為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説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讙咋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絶學發明三家之傳而

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葢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而諗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没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葢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

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徵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序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無慮數千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

春秋之勢也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葢深有得於理勢之相湏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葢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葢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

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為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必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則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

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

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乎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閒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説不得而強為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説哉然則子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

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捜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

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語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

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茍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襃之貶之且及其祖父當世而輙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簒弑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二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智伯之誅在春

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别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他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黄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讐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讐將天下之理不協於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何以調

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黄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黄子之意也

孟子弟子列傳序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與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蘆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

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置諸戰國辯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遊說縱横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並稱百家雜説渾淆之矣豈太史公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

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

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况後世乎葢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

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没者久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

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戸者如此又況鄒衍鶡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鐃歌騎吹曲序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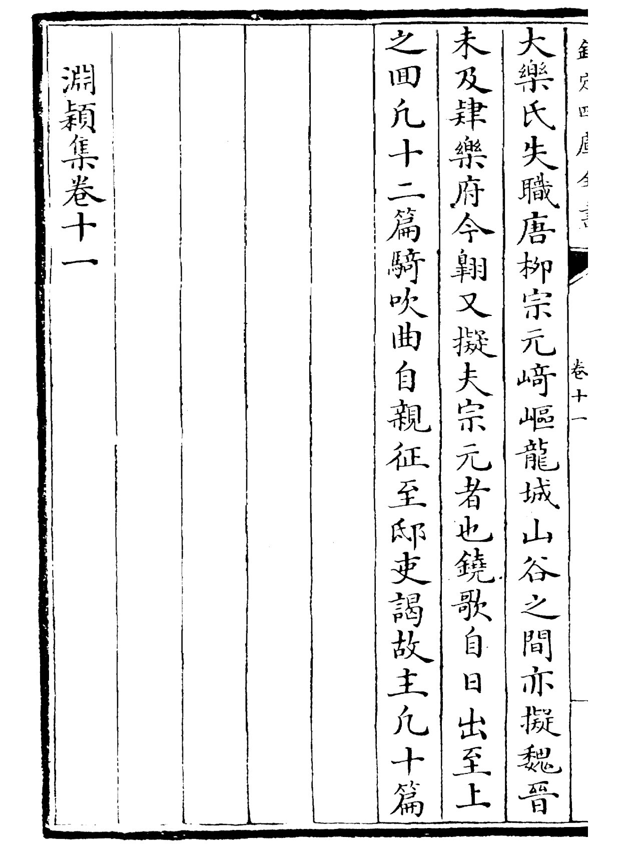
自蜀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
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
封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
國大江以南半為山海險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
所以極衰於古而併感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
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強越乘其弊而䖏吳越
王勾踐乃能無事於覇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聽
戰國遊士之説而欲覇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吳故地

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中固大國也曾不旋踵又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人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户口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歲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牧養灌溉之利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昔景德澶淵之役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為虞

是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棄之苟安而已宣和京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絡興再造不思其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顔氏之大壞可以監矣開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内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實已久敝矣當完顔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没山東十數郡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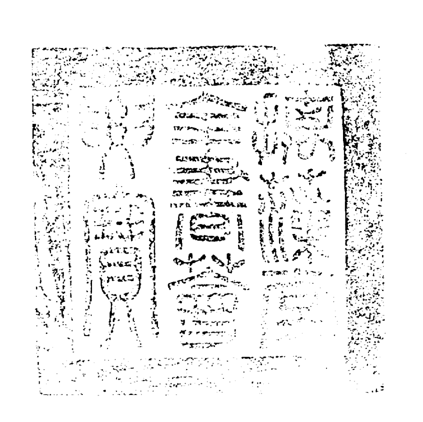
然彼以既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歳幣遣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之也况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貢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蠧國曾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縷數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弊者極矣買公田造闗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葢自守不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宫中嘗

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有餘年不散南偪江淒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説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翺皋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為鐃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矣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别事



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﨑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晉
末及肆樂府令翺又擬夫宗元者也鐃歌自日出至上
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邸吏謁故主凡十篇

淵穎集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淵穎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一　集部

淵穎集卷十二　　　元　吳萊　撰

桑海遺録序

頃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眄盳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大衣冠指揮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

姑蘇一路張彦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絶太湖弔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弃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絶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困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

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横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葢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强類無不欲黄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

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袞亂北兵南下急若
建瓴曾不得秉一障設一堠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
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内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
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
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絶此其國勢垂
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潜藏隱
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
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

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鬛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輙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

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録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古詩考録後序

予嘗從黄子學詩黄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與魯太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

則曰古詩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所發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猶得為漢雅樂之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矇瞍之任未必能勝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

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之聞韶者則從容和緩觀武者則發揚蹈厲是獨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沈休文之樂志王僧虔之技録自能辨之茍以其辭則令無越乎黄子之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

始常為平仄固未始常為仄清固未始不叶為濁濁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者乃用是而補音補韻先儒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待於叶而自能叶焉者也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宋詩之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設吾無以聲為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

體乃謂之為律者何也又安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為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矣試以是而復之黄子序于末編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始於一有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八九六之策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此聖人所以觀變而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者也易曰大衍

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自其大衍之五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之一是皆天地自然之運又豈待乎人力之强為者哉何則一定者理也雖其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之消盡且可以數蓂之蓍參兩而畫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為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哉自秦滅六經易以卜筮故存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太

守京房則又受學外黄焦延壽不與何同漢初河内女子始獻易說卦蓋與老子同藏於風雨屋墻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入故世之稽吉凶刺休咎者徵焉是果吾聖人之遺意哉它則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為世對待以世而為其主之相者為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肆者為飛肇乎所配而陰陽終不脫其本者為伏起乎世應周乎内外終終始始而後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為能探河洛圖書之賾冡自以

為能發周孔爻象之緼餘則或入於淫瞽方技之流與易大相遼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名理論易而或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廢者哉栝蒼陳生嘗出大衍易數一卷問為予占考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八故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八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處定其坐作動静之殊或以字之所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四千九十有六用此道也

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也豈彼生者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生盍歸而務求其要歟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泰階六符經後序

泰階六符經者本黄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覩天表之變定上心之侈者應劭仲遠又踈其文頗類甘石諸人所為託之者也蓋古

昔聖人之論陰陽五行者尚矣幽賛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其故乎特未嘗膠於多忌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説也苟曰乾坤開闔莫非一造化亭毒之妙其言必有其徵某事必有某應喜樂好惡出於人之情皦華泄雹興於天之治天人兩間似皆有以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管窺蠡測而已矣自劉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直日用事董仲舒眭孟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驗或身遽以死或國隨

以𨙨迄不少救然而天文月令讖緯術數百家雜起不
曰龜龍河洛洞幽靈之府必曰鈐決冥奥冣禍福之源
譎詼而涌辨啓穴而鑿牖祇足以長姦偽而甚不足以
袪邪惑者大率漢世世主以是論政儒生以是論學何
其泥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庸詎有若是云云者乎當東方朔陳是說時上始為
微行行晷肆侈越制亡度舉盩厔鄠杜陸海之饒廣上
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失業父子相食斯其為

人痾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修吾事以畏天可也日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天之為也人何與焉天豈若世之小丈夫然哉恚然喜頩然怒人人而欲應之以吉凶妖孽之決也一日之頃雖千技百變而為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為天人為人毋相瀆也至其所以兼統而一貫之者昭昭冥冥理無變氣有變也然上初即位天表已多變關東大饑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考之人事則猶未有可感者變何自作哉將

人子未嘗有過父母乃先作色以待其有過固不可也使朝廷多欲之心一室文景富庶之政未改是且委之天運之適然者歟抑亦君德之勝爲足以銷天變之迭至者歟不然未可知也而今乃欲以膚學謏聞者盡之則非矣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嗚呼伎而止者此非黄帝書也甘石諸人所爲託之者也雖然觀是者又可無畏乎哉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文星歷五行之説尚矣黄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録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畧唐僧一行桒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虚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夀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歷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蔿世係之星歷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為經日月五星皆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内與之為緯尚書堯典考

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十二次則為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為齊吳濱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

有定屬也雖然北極居天之中常在人北北斗實為帝車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灤水北斗已南迤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一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道歷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内外

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少測之哉它則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為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亦是氛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歷又謂蝕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歷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蔿又作民間小歷者此其為術固異於甘

石之舊矣夫以天地隂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澌盡亦其宜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末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為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

之奥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黄老之說始自黄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它異也當漢初黄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誣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槁山之祠欲追黄帝之遺風者獨不

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賔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啓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冲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

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修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

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

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

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

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

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

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

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

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

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爲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求而問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天下分為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土宇曾未幾何南北虎爭光岳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焉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户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版籍今則不聞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

賦之嬴顧而往濟西北之不足顧獨何哉嘗聞古稱秦雍為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寖為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路外制兩國遼得燕雲三關之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大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於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遷吳會荊襄兩淮又為邊面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最險平世金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徒示夾攻黎嶲奇兵竟成斡腹由是兵燹

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奉正朔保境息民蓋至宋移蹕江閩嶺海之所犇輳及其既亡又未嘗苦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令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産猶足以為天下冣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為散州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産田連阡陌粟盈倉廥要亦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强恃而不惟安養之是

務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以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以久而可成功苟嚴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今之世每以三歲為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

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土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貲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過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為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欵而並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

所在用度羸餘過客往來稟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容盜臣常俸至不能自給戍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為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令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

而議不一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為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税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廥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賑救而坐致流亡是以言滩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出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

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乎上已而山東猘子地富兵强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殲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粮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涖政理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

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者蓋視唐宋之故典爲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本歐陽子之所集爲疏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予亦過論矣哉

樂府類編後序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喔雜摹擬盜襲屠見間出厭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

次辨其時代且選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播於聲者也太史采之太師肄之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修之燕代荊楚稍協律吕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如之徒徒以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晉流風寖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令之去漢則又遠矣故今或

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為古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顧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蕃夷風沙戰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辭為盡有之欲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矣雖然漢承百王之敝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遠甚是故秦虢列第國忠秉政妖淫

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趨於弊蕃戎構難隴右陷没侵陵侮辱蹴我疆埸而天下之勢卒以蹙處於邊鄙擐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亂亡之戚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致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則又必因其言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

數之所至予聞唐有宋沈者開元宰相璟之曽孫每太
常樂工奏伎即能揣其樂聲之休咎遇有工善箪篥者
且曰彼將神遊墟墓伎雖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衆
工大驚夫以春秋之世鄭之七子嘗賦古詩而趙孟欲
以觀其志之所向然今宋沈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人
死生貴賤不遺毫髮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為樂也
詩殆難言矣乎今之學者深沈之思不講而講為麁疎
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而益為寂寥簡短之音此其

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誚於宋沈者也予故論之使後之讀是編而欲學是詩者可不慎哉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

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歴本之劉洪乾象歴世多言其天文星歴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槩括兩家同異義

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蕡序蕡太和中對賢良策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為上下蕡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仲舒

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言之壯哉賁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哀至此極矣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為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蘄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亦未甚為學者

輕重惟子厚荅元饒州書恒顧㷔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葢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㫖蕉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包羅旁魄膠轕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予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金太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卷而集注

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為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閫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末之思也夫

春秋折衷後題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

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為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為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

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令猶見甯所
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輝痾一卷不見也雖然公
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
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
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
益棼之也訛曰以訛外曰以外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
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
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

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曽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藁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

又博採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叙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紀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豖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

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
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
訖于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
而修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
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
趙簡子殺竇犨鳴犢至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
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
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

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辟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唯古之官名得之郯子它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伯而魯事齊晉文繼伯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將絶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

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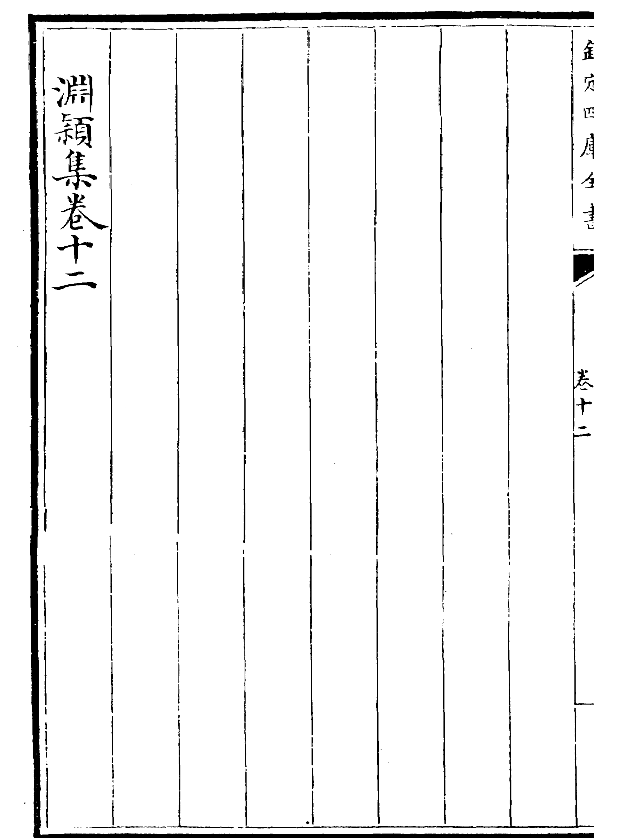
春秋通旨後題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

戲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説進之經筵且見内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説頗相出入胡氏葢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

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屨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

云世之去聖人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
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
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
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
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淵潁集卷十二

附録一卷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奇絶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横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榮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 公養者又遷

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髙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致仕妣盛氏初娠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

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嵩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敖私挾一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廹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

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巖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巖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

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
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
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
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輙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
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却畢在塵沙
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
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
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

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
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榛篁蒙冪似不類人
世先生日嘯咏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
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
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
直眞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
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
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愼到荀卿墨翟尸佼

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
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
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
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宫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
唯司馬相如揚雄栁宗元能調恊之因集四家所著名
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
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鐳服
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

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裹風挾沴血
交襲顔面黧黑兩脛罷孱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
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汪踦贊
覺謂人曰汪踦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
革若此令歳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
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来相治後事二子
士諤士謐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
盂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

辭貞敏也私謚曰淵潁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官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絶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沓戲為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為神謂

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藳六十卷别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奥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寘之司馬遷相如

劉向王襃之間吾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數與時違弗

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於世所幸雄篇鉅册彪炳

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

者銘曰

大火焞焞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

紛輪囷敷為至文降于人也谷藻交横黼黻斯皇變化

凌厲動無方也雲流猋行品彙咸亨於熠其光寂無聲也

胡積之�不顯其施返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

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坤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奫沄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彞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

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區榦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之世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薌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藴於諸子則研覈真僞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繢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

峻如喬嶽激如雷霆和如春陽其妙用通於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覊觀其所志真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其藩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

淵穎集附錄一卷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